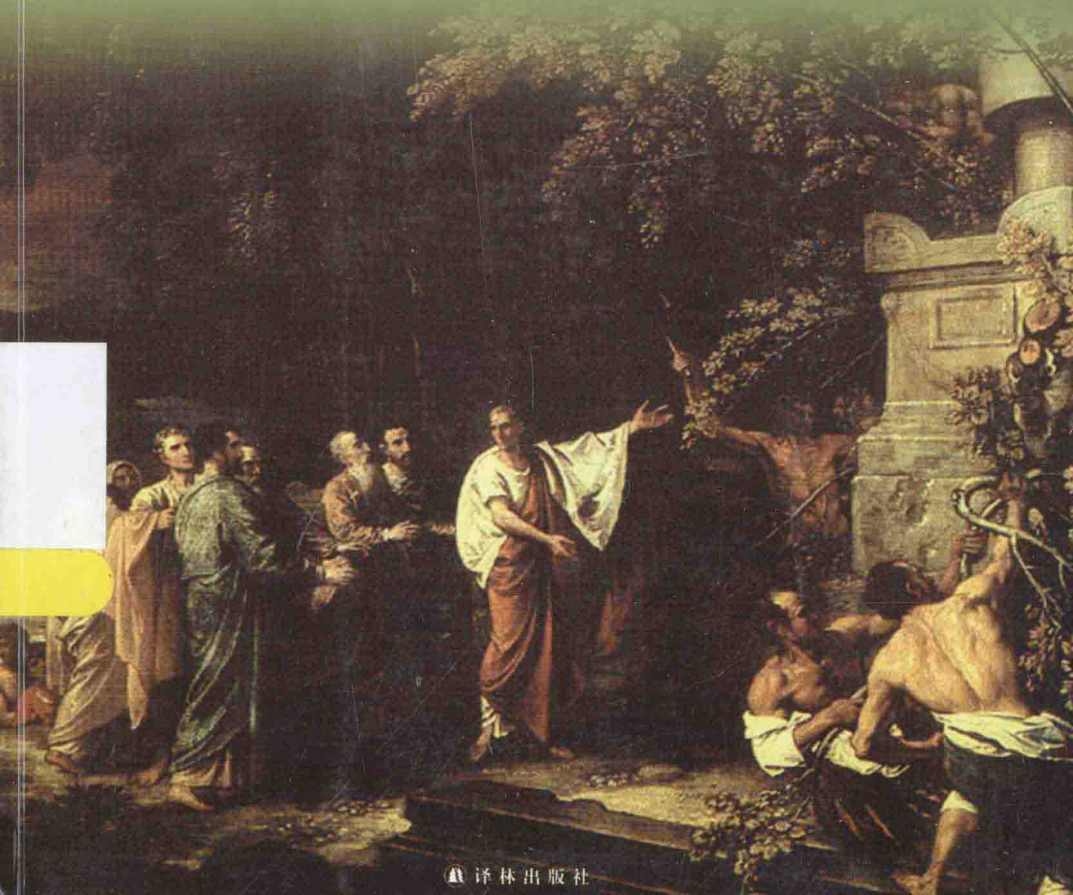


译林人文精选
Essential
Ideas

论义务

De Officiis

[古罗马] 西塞罗 / 著 张竹明 龙莉 / 译



译林人文精选
Essential
Ideas

《论义务》(De Officiis) 西塞罗著 张竹明、龙莉译

《论义务》(De Officiis) 西塞罗著 张竹明、龙莉译

《论义务》(De Officiis)

(古罗马人文经典)

《论义务》(De Officiis) 西塞罗著 张竹明、龙莉译

《论义务》(De Officiis) 西塞罗著 张竹明、龙莉译

论义务

De Officiis

[古罗马] 西塞罗 / 著 张竹明 龙莉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义务 / (古罗马)西塞罗著,张竹明,龙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5.1

(译林人文精选)

ISBN 978-7-5447-5148-3

I. ①论… II. ①西… ②张… ③龙… III. ①罗马法-义务-研究
IV. ①B502.42 ②D90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3410号

书 名 论义务
作 者 [古罗马]西塞罗
译 者 张竹明 龙 莉
责任编辑 马爱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635毫米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176千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148-3
定 价 30.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译者前言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前43), 罗马共和末期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和文学家。

西塞罗,阿尔皮努姆城人,出身于富裕的骑士家庭,年轻时曾在罗马和希腊受过良好的教育。像大多数有志于政治活动的富家子弟一样,他的主要课程是学习演说技巧,即修辞学,也学习过法律和流行的哲学。但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波里比阿的政治学说。长期居留罗马的希腊人、大历史学家波里比阿认为罗马的贵族共和制度结合各种政体的优点,可以照顾各阶层的要求,保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生活的安宁,是最理想的国家制度。西塞罗保守的政治观点和他所受的教育恐怕是分不开的。

西塞罗很早便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起初从事法律辩护,后来进入政界。当时罗马处于共和制衰微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党争激烈,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培养出了西方最早的一批职业政客,西塞罗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属于贵族派。但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民主派和贵族派的斗争中,西塞罗起初可能是并无定见的,他行动的全部动机可能只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

罗马的许多官职都是民选的,为了取得政府的职位,西塞罗起初归附民主派。他曾在法庭演说中攻击过苏拉的拥护者,这也间接地反对了苏拉的独裁统治。公元前70年在《反对维列斯》的法庭演说中,他对罗马当权者执行的残酷掠夺行省居民的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揭露了当权的贵族中间的种种恶劣行径。公元前69年他当选为高级市政官,公元前66年当选为行政长官。这年他发表演说支持马尼利乌斯法案,即授予庞培在东方的最高统帅权的法案。

公元前64年的竞选运动中,西塞罗击败了著名的民主派人物卡提林,当选为次年的执政官。西塞罗达到了统治阶级的最上层。这段时间里西塞罗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鼓吹“等级和睦”的口号。这一思想构成他后来政治著作的基础。然而这时西塞罗在元老院心目中是个“新人”(罗马社会对不是名门望族出身而已身居高位者的称呼),政治上不稳定,因而他们对他还是不无疑忌的。但是这些人很快便看出西塞罗是代表他们的利益行事的。

公元前63年西塞罗就职伊始,便面临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原来保民官塞尔维利乌斯·鲁路斯曾于公元前64年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新的土地法方案。他建议出售各行省的国有土地,将这笔钱,再加上从各行省征收的税款和拍卖战利品的收入,在意大利向私人 and 自治市购买一定数量的土地,连同尚未分配的卡姆帕尼亚的国有土地,一起分配给最贫穷的公民。这个法案有利于平民,有利于土地问题矛盾的相对缓和。这个法案虽然得到农村中的平民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拥护,但是罗马的贵族和骑士阶级反对它,城市平民也不拥护它。元老贵族害怕土地法案和它的十人委员会的权力会造成民主派的独裁,骑士阶级担心国有土地的出售断了他们租种国有土地而大发横财的道路。至于城市平民,过去国有土地的收入主要是施舍给他们的,他们宁愿在罗马靠国家救济过懒散的生活,而不愿到远离罗马的穷乡僻壤去劳动生产。西塞罗利用了一部分罗马公民这种阴暗

的心理,在公元前63年初发表了三篇反对鲁路斯土地法案的演说,成功地阻止了这个法案的通过。

西塞罗一生最得意的经历要数他在担任执政官期间镇压卡提林运动了。该运动的性质在历史著作中尚无定论。卡提林本人是一个民主派的政客,他在两次竞选执政官失败以后还不死心,又竞选公元前62年度的执政官。他提出反对元老院寡头政治和取消债务的纲领,取消债务的口号尤其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元老院一直把卡提林视为危险分子。公元前63年夏末,西塞罗以执政官资格领导这次选举。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发挥自己的全部政治影响,积极对抗卡提林,终于使后者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竞选失败以后,以卡提林为首的运动领袖决定通过武装政变夺取权力。他们在意大利各地进行鼓动,秘密聚集力量。西塞罗在元老院揭发他们的密谋,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卡提林》的四篇演说。从获悉密谋到次年年初把武装起事镇压下去的几个月中,西塞罗领导元老院进行了紧张而复杂的斗争。他纯熟干练地开动了罗马共和国这架机器,巧妙地运用了各种斗争手段。巨大的组织才能和鼓动力表明西塞罗不愧为古代的一位有才干的政治家。但许多事实也表明,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惜玩弄阴谋诡计,施展欺骗手法,设置圈套,甚至在公众中进行煽惑和造谣。在政治斗争中他是不择手段的,是一个耍弄阴谋的老手。

西塞罗镇压了卡提林运动,挽救了共和国,被授予“祖国之父”的崇高称号,获得了戴公民花冠等荣誉。不过,他的好运也就此到顶了。

西塞罗在卡提林事件的紧急关头,曾未经法庭审判(只根据元老院决议)便处死了连杜鲁斯等五个卡提林集团的领袖。这是非法的。公元前58年民主派克劳狄乌斯当选为保民官。为了打击西塞罗,他提出了一项法案,宣布凡未经审判处死罗马公民的官员应当被“剥夺

水和火”，就是说要放逐西塞罗。西塞罗于公元前58年春出走马其顿。他的财产被充公，住宅别墅被拆毁。

公元前57年，西塞罗的朋友们为他活动。靠庞培和米洛的帮助，西塞罗得到赦免，于同年9月返回罗马。他受到居民盛大的欢迎，财产也得到归还。

西塞罗重返罗马后，依然是政界的一位要人。但是，作为共和国权力标志的元老院已经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国家实权已经落到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手中。站在罗马政治舞台中心的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庞培和恺撒。西塞罗为了保持元老院的权威，已不得不借将帅以自重。他开始在将帅之间纵横捭阖。元老们觉得庞培和恺撒都可能是共和的敌人，但认为恺撒的野心更大，于是决定拉拢庞培，打击恺撒的力量。西塞罗凭着自己和庞培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从中撮合，使庞培和元老院结成了联盟。他帮助庞培得到了5年内供应罗马粮食的非常权力。公元前52年又帮助他当选为共和国有史以来唯一的“单独执政官”，^①实际上使庞培获得了独裁权。虽则任何个人权力的加强都是不利于保持共和制度的，然而此时西塞罗和元老院也别无选择，他们更怕恺撒。此着的成功是短暂的。他们没有料到，公元前48年法萨卢一役庞培被恺撒击败，西塞罗和许多贵族又不得不投向恺撒。幸喜恺撒实行和解团结的政策，他们仍得以保住了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恺撒在扫除了政敌的军事力量以后，集政府权力于一身，成了罗马唯一的主人，元老院事实上降为恺撒的俯首帖耳的工具。正如恺撒形容的，共和国只剩下“一个既无内容又无光辉的空名”。西塞罗到此也只得自叹“我们是恺撒的奴隶”了。

失去权势的元老贵族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公元前44年3月15日，共和派阴谋集团刺杀了恺撒。在是否要宣布恺撒为暴君的问题上元老院争论激烈。最后还是西塞罗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既不

^① 执政官每次选二人，任期一年。

宣布恺撒为暴君，也不惩治刺杀恺撒的凶手。这个方案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共和派和恺撒派的妥协不久便破裂了。公元前44年，执政官安东尼任期届满时要求得到高卢行省的统治权，目的是便于就近控制罗马政局。西塞罗和元老院的大多数人都把安东尼看作是恺撒的直接接班人，不予批准。双方发生冲突。元老院中形成了强大的反安东尼派，以西塞罗为他们的领袖。

元老院没有军队，西塞罗企图倚靠屋大维反对安东尼，于是，元老院和屋大维结成联盟。这时恺撒派的人物因安东尼和杀害恺撒的凶手们妥协而对他不满，一部分军人和平民也因安东尼停止分配土地等原因而骚动不安。西塞罗认为两个条件都成熟了，于是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煽风点火，鼓动人们起来反对安东尼。从公元前44年9月初到前43年4月，他一共发表了反对安东尼的演说十四篇（后来合成一集，取名《腓力皮克》），对安东尼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和中伤。安东尼恨之入骨。

公元前43年年中，屋大维和元老院公开决裂，11月和安东尼、雷必达结成后三头联盟。根据11月底通过的提启乌斯法案，后三头得到了五年间处理国家事务的无限全权。12月初进行了公敌宣告^①，据记载这次公敌宣告行动共杀死元老约三百人，骑士约二千人，其他公民不计其数。西塞罗逃走未成，12月7日被安东尼派的军队擒获，杀死在卡普亚。他的头和手被带回罗马，在他经常演说的广场讲坛前挂了很久。

历史发展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由抗敌图存到对外扩张，已经从台伯河口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小城邦发展成了一个囊括地中海的庞大帝国，已经需要一个能够代表整个帝国奴隶主利益的新的统治

^① 共和后期起各派权势者彼此争斗的一种做法。被宣布为“罗马人民的公敌”者，人人皆可得而弑之，并可为此得到钱财奖励。

形式,取代原有的代表罗马城邦奴隶主贵族利益的统治形式。军事将帅凌驾于元老院之上的帝国制度已经不可避免。这个时候西塞罗还死守着祖宗的成法,抱住过时的共和制度不放,是违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的,最后落得一个为旧时代殉葬的悲剧结局。

二

西塞罗不但是—位从事实际国务活动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具有卓越才能的作家。流传下来的大量作品中有完整的演说辞五十七篇(以反对卡提林的四篇和反对安东尼的十四篇最为著名)、书信九百封。还有哲学著作《论神性》、《论善与恶的定义》、《杜斯库兰的论争》,政治理论著作《论法律》,以及伦理学著作《论友谊》、《论老年》、《论义务》等,共约三十多篇。

他的演说词是公元前80年到前43年这一历史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反映,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他的演说具有很强烈的倾向性,有时歪曲甚至捏造事实。

他的演说词都按照一定的修辞程式组织起来,经过细心的加工,结构匀称、词汇丰富、句法讲究,虽是散文而有韵,读起来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他向听众的呼吁热情友好,对敌手的攻击尖刻粗鲁,都是轻快而流畅的口语。形式虽不免流于矫揉,但对于鼓动听众的情绪显然是很有效的。

因此,他的演说词不但具有史学价值,还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他把演说词这种文体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对拉丁散文和拉丁语言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西塞罗的书信有他自己写给别人的,也有别人写给他的,后一类书信的作者包括恺撒、庞培、小加图、布鲁斯等。这些信件,尤其是西塞罗跟自己亲友的通信,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许多事件,描绘了形形

色色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活动和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还难得地记录下了罗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等等。有趣的是,其中也透露了他本人一些举动的自私动机和内心深处对各种人物、各种事情的真实想法。

这些信件由于没有经过修饰,所以更能反映真实情况。特别是其中有一部分是西塞罗指定不发表的,带有保密性质,历史价值尤其高。这些信件,文字近于口语,大都较少雕琢,朴素流畅。

西塞罗的理论著作集中写成于公元前47—前44年之间。这时为了避免和恺撒发生政治上的冲突,惹来灾祸,西塞罗选择了暂时离开政坛,在蛰居中从事著述,从理论上保卫共和制度,并曲折委婉地批评恺撒的个人专权。

西塞罗的政治思想没有什么创新。他在《论国家》和《论法律》两书中,把柏拉图关于正义的抽象原则和斯多葛主义有关最高的普遍法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主张结合起来,再加上某些稍加改变的逍遥学派的观点,作为他关于国家和法律本质的理论依据。他认为国家是人们在权利的普遍性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联合,其职能主要在保卫私有财产。他认为由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三种权力相互牵制的罗马共和制便是合乎自然的理想国家。这种制度可以保证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然而当时的现实恰恰是很不稳定,很不安宁。他在哀叹祖宗成法遭到破坏之余鼓吹“等级和睦”,也无济于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一种崭新的统治形式——帝国制度——应运而生。

西塞罗在哲学上是罗马折衷主义的典型代表。他把古希腊的各种理论,主要是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拼凑在一起。他以神、天意和灵魂不死这些宗教伦理观念为任何时代任何民族所共有,要人们相信这些无法证明的东西都是确实可靠的。西塞罗的哲学理论没有体系的创造,比较肤浅,叙述前人的思想也不够准确。因

此,严格地说西塞罗不能算是一个哲学家。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又是一个典型的罗马哲学家。他一心关注的是什么理论对他有用,合用的他就接受。罗马的历史造就了罗马人的务实精神,务实精神造就了罗马应用科学的辉煌,构成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本书后面附录了译者所撰的另一篇文章来说明这一点。

三

《论义务》一书写作于公元前44年,这是西塞罗最后一部著作。形式是写给他儿子的一封长信。彼时他二十一岁的独子马可正在雅典师从克拉提普斯学习逍遥学派哲学。他写这封信寄给远在雅典的儿子,望其在学习的同时认真阅读这封长信,听从父亲的教诲,重视对社会的义务,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论义务》首先解释什么是义务。他说,义务乃是道德上的正确。它不是以这样做是否“对自己有利”来判断的,而是以这样做是否“正确”来判断的。就是说,一个人无论在公共生活中还是在私人生活中要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①,还要处理好自己和自己心灵的关系。

他从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不同着手论述这个问题。他说动物按本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与繁衍,人类理智地考察过去和未来,看清生活的整个过程。他们看到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许多东西,但并没提供一切。人类还必须自己劳动创造许多东西,才能生活得更好。于是他们组织社会分工合作,互通有无,于是有了农耕、畜牧、建筑、采矿、航海、贸易、医药,出现了港口、排水道、引水渠等等。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需要互相帮助,因此帮助别人乃是一个人的义务。人应该帮助

^① 西塞罗在卷一第7段声明,本书着重讨论的是人的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见卷一、卷三。

一切的人,甚至不认识的人,人本质上就是为帮助别人而生到这个世上来的。

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层次,帮助的原则也因层次的不同而不同。

私人生活方面,有丈夫、妻子和子女构成的家庭。这里一切共有。然后有兄弟姐妹,再后来有一代又一代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构成的亲戚网,他们有着同一的血缘纽带,有共同的祖先墓地、同一的家族传统。善意和爱心把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还有道德高尚的人们结成的朋友关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一志趣的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西塞罗高度赞美朋友关系,说,没什么比这种关系更美好更有力的了,友谊使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城邦作为一个政治的共同体,人们作为城邦的公民,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如市政广场、神殿、柱廊、街道、法律、法庭、投票权等等。这些东西体现公民之间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他们之间紧密的联系。因此帮助城邦是公民最重要的义务。人们应该勇于担当社会事务和国家的重任,为了它的利益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城邦公民之间发生矛盾时,西塞罗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反对使用军事手段。在任执政官的那一年成功地处理卡提林事件是他一生中最引以自豪的政绩,他要求儿子与他分享这一荣誉,意即学习他这一榜样。

在这里,西塞罗提倡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人应该勤奋工作,努力为需要他帮助或他应该给予帮助的人服务。他谴责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懒散生活。

此外他也注意到,人不单能给人带来利益,也能给人造成损害。人们团结合作意见一致可以获得各种好处,相反,分歧争斗可以导致巨大的灾难,其中尤以战争为最。它们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远远胜过自然灾害,胜过洪水猛兽,是人类应该尽量避免的。

西塞罗承认,人和其他动物一样要生存和繁衍后代,因此“优先考虑为自己而不为他人挣得生活必需品是可以容许的,不违反自然法则的,但自然法则禁止我们靠掠夺别人来增加我们自己的财富”。在这里他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如果我们身体的每个组成部分都觉得它可以只吸取相邻部分的健康和力量来增强自己而不付出,那么整个身体必定会衰弱下去并且死掉。同样,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只顾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那么,那些最符合自然法则的人类社会纽带也必然崩溃。^①他提倡顺从自然的引导,听从理性的声音。

为了避免可能的误解,西塞罗进一步申述。“有人以为:应该尊重公民同胞的权利也是容易理解的,但对外邦人则大可不必如此。”西塞罗指出,“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因为这破坏了不朽的神灵在人与人之间确定的伙伴关系。掠夺自己的伙伴比让自己忍受一切可能的损失,包括财产、人身,甚至自己心灵的损失更违反自然,是不正义的”。^②

公元前3世纪以降,罗马已经有了市民法和万民法。前者处理罗马公民之间政治、法律和财产方面的权利义务,后者处理罗马公民和非罗马公民以及非罗马公民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西塞罗指出,这些法律一致规定任何人都不得为了自己的利益伤害别人,用意就是不让人们之间的联系纽带受到损害。西塞罗高度评价罗马的法律,称赞它是一切美德的主宰和王。^③

西塞罗的儿子这时正在学习逍遥学派的哲学,他告诉儿子,逍遥学派的伦理学说虽然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关于义务的理论还不如斯多葛学派彻底。斯多葛哲学“唯一的善”就是说“凡道德上正确

① 卷三第22段。

② 卷三第28段。

③ 同上。

的也都是有利的,凡有利的东西无不亦是道德上正确的”。^①西塞罗认为把利益和道德上正确拿来对比权衡,在两者之间犹豫徘徊也是罪恶。因为这就是在考虑,是继续走自知是道德正确的道路,还是不惜玷污自己而去做自知是罪恶的事情呢?事情虽然还没有付诸实际行动,心灵已经受到邪恶玷污。^②因此一个人应当在心灵深处培养一种伟大高尚的精神,能够为了共同的福利牺牲财富、享乐甚至自己的生命。^③

《论义务》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了西塞罗自己一生积极从事实际国务活动的深刻体悟和对数百年罗马历史重大事件的认识,以伦理道德问题为核心,旁及政治、法律、哲学原则。他引用了许多前人的名言和故事,在具体事件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结论,娓娓道来也非常有趣。虽然文风一如他的演说词那样雄辩高调,但他是在对自己的儿子说话,无人能怀疑他内心的真诚,也无人能怀疑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对人类的公平正义。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在读《论义务》时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西塞罗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和伟大的历史人物。《论义务》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给自己儿子,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① 卷三第20段,第35段。

② 卷三第37段。

③ 卷三第24段,第96—100段。

“译林人文精选”书目

《宽容》

▪ [美国] 房龙 著 张蕾芳 译 25.00 元

《审美教育书简》

▪ [德国] 席勒 著 张玉能 译 28.00 元

《富兰克林自传》

▪ [美国] 本杰明·富兰克林 著 蒲隆 译 20.00 元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德国] 尼采 著 杨恒达 译 28.00 元

《理想国》

▪ [古希腊] 柏拉图 著 张竹明 译 26.00 元

《悲剧的诞生》

▪ [德国] 尼采 著 杨恒达 译 18.00 元

《愚人颂》

▪ [荷兰] 伊拉斯谟 著 许崇信 译 15.00 元

《论自由》

▪ [英国] 约翰·密尔 著 顾肃 译 23.00 元

《战争论》

▪ [德国] 克劳塞维茨 著 张蕾芳 译 25.00 元

《论道德原理 论人类理智》

▪ [英国] 大卫·休谟 著 周晓亮 译 22.00 元

《自然史》

▪ [法国] 布封 著 陈筱卿 译 24.00 元

《沉思录》

▪ [古罗马] 玛克斯·奥勒留 著 梁实秋 译 24.00 元

《思想录》

▪ [法国] 帕斯卡尔 著 钱培鑫 译 26.00 元

《道德情操论》

▪ [英国] 亚当·斯密 著 宋德利 译 32.00 元

《国富论》

▪ [英国] 亚当·斯密 著 章莉 译 29.00 元

《菊与刀》

▪ [美国] 本尼迪克特 著 陆征 译 24.00 元

《人性的弱点》

▪ [美国] 戴尔·卡耐基 著 朱凡希 王林 译 22.00 元

《方法论·情志论》

▪ [法国] 勒内·笛卡尔 著 郑文彬 译 18.00 元

《论美国的民主》

▪ [法国]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著 曹冬雪 译 24.80 元

《物性论》

▪ [古罗马] 卢克莱修 著 蒲隆 译 28.00 元

《论共和国》

▪ [古罗马] 西塞罗 著 李寅 译 28.00 元

《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 [法国] 让-雅克·卢梭 著 钱培鑫 译 28.00 元

《西绪福斯神话》

▪ [法国] 阿尔贝·加缪 著 郭宏安 译 18.00 元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 [德国] 倭铿 著 周新建 周洁 译 22.00 元

《物种起源》

▪ [英国] 达尔文 著 苗德岁 译 35.00 元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 [法国] 让-雅克·卢梭 著 黄小彦 译 16.00 元

《社会契约论》

▪ [法国] 让-雅克·卢梭 著 黄小彦 译 24.00 元

《达·芬奇笔记》

▪ [意大利] 莱奥纳多·达·芬奇 著 周莉 译 35.00 元

《论义务》

▪ [古罗马] 西塞罗 著 张竹明 龙莉 译 30.00 元

《常识》

▪ [美国] 托马斯·潘恩 著 马万利 译 28.00 元
